

學海探勝



学海探胜

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学海探胜

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翼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5.5字数: 364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

书号: 10088·1007 定价: 3.25元

目 录

如何评价薛宝钗·····	何林天 (1)
强烈的爱憎 分明的褒贬	
——谈《水浒传》的妇女形象塑造·····	黄竹三 (17)
渔猎渊薮	
——《古文观止》浅尝·····	郭世瑜 (27)
《七发》与汉赋的正式形成·····	冯俊杰 (39)
试论张衡赋的创新·····	秦德行 (54)
《庄子》散文的几个艺术特色·····	何根德 (72)
真实性 文学性 倾向性	
——《史记》与报告文学·····	李秉忠 (98)
班固对汉赋的评价是矛盾的吗?·····	张先堂 (118)
汉代赋论“讽谏”说新探·····	程德和 (133)
试论对仗的发生·····	黄样兴 (148)
大历诗风略论·····	韩 涛 (159)
关于骆宾王的生年问题	
——同骆祥发同志商榷·····	刘怀荣 (172)
新文学的探路人	
——评茅盾早期文艺思想·····	张明健 (182)
短论三篇·····	段登捷 (211)
郁达夫游记的思想和艺术·····	刘安之 (222)
沿着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前进	
——试论马烽的小说创作道路·····	刘定恒 (237)

略论祥子的婚姻悲剧·····	唐长殿 (259)
舒婷论·····	席 扬 (271)
严羽诗论中之“水中月、镜中象”·····	解中平 (289)
论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的发生·····	李文思 (294)
文艺发生美学论纲	
——从原始宗教到文学艺术·····	林清奇 (304)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运用能否造成“消极后果”？	
·····	孙铭有 (325)
谈叶圣陶的语文思维观·····	卫灿金 (332)
“重压下的优雅风度”	
——评海明威的硬汉子精神·····	翟维琦 (341)
写作教学中，情感应有一席之地·····	谢志礼 (349)
临汾话语法特点说略·····	潘家懿 (359)
廉州话与广州话韵尾比较·····	蔡 叔 (373)
浅论汉代训诂学的成就·····	傅毓铃 (386)
语音是助词的核心·····	张仁立 (402)
“主之谓”中的“之”字新解·····	韩振邦 (427)
“者”字研究探源·····	陈志明 (442)
谈谈复合判断与复句的特殊关系·····	辛 菊 (465)
编后记·····	(478)

如何评价薛宝钗

何林天

对于《红楼梦》中薛宝钗这个艺术形象的评论，是红学界长期以来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在乾隆时代的脂砚斋，曾提出过这样的看法：“钗玉名虽二人，人却一身，此幻笔也。……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脂京本四十二回开始总批）新红学派秉承此说，主张“钗黛合一”，在红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林黛玉与薛宝钗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典型，“钗黛合一”说当然是错误的。自1954年的评红到1974年“四人帮”的评红热，由贬斥薛宝钗到全盘否定，甚至认为她比贾政、王熙凤更坏，什么“薛宝钗有王熙凤的权谋才干，而又比王多披一层‘温柔敦厚’的儒教外衣；她有贾政的儒家‘教养’，而又没有其迂腐。这些方面，薛宝钗都比他们高出一等。”更有甚者，甚至认为薛宝钗是破坏宝黛爱情的元凶，杀害林黛玉的刽子手，是镇压奴隶的反革命。这些红学垃圾影响之深，以至使1980年出版的《红楼梦》诗词联语评注之类的读物，对薛宝钗还是大加挞伐。这说明红学领域中的拨乱反正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薛宝钗这个人物，还很有论述的必要。

一、薛宝钗争夺过“宝二奶奶的宝座”吗？

洪广思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一书中说：“他们举家进京的目的，首先是薛宝钗待选‘才人赞善’，如此不成，则利用

与贾母党（王夫人、王熙凤）的血亲关系，联姻贾府，让薛宝钗夺得宝二奶奶的宝座。”洪广思这一虚构的设想，在“四人帮”评红热中，几乎为许多论者所接受，因而成了薛宝钗的重要罪状之一。洪广思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所谓‘金玉良缘’的神话，也是进京之前就挖空心思地编就了的。薛氏一家进了贾府之后，薛宝钗首先把关于金锁的来历的谎言告诉了贾宝玉，又把这个作为‘天赐良缘’的凭证的宝贝，整日价挂在脖子上，象广告一样，到处招摇。”

洪广思对薛宝钗的污蔑，真是“挖空心思地编就”到了惊人的地步，我们不知道洪广思从哪里又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秘本”，里面写了薛家进京的目的之一是去“夺宝二奶奶的宝座”。据我们现在所知的本子，是没有这种记载的。

还是用事实来戳穿这些谎言吧！

薛家进京的目的，在第四回中通过薛蟠的口，是说得清楚的，程高本是这样写的：

“近因今上崇尚诗礼，征采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亲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几处生意，渐亦消耗。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机会，一来送妹待选，二来望亲，三来亲自入部销算旧帐，再计新支。”

其他脂本，与此基本相同，如“崇尚诗礼”，脂铨、脂京、脂戚、己卯、脂稿均作“崇诗尚礼”，“降不世之隆恩”，均作“降不世出之隆恩”，“自薛蟠父亲死后”句前，各脂本多“二则”二字。

那么薛宝钗的金锁和金锁上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吉

讖，是不是薛宝钗母女在进京之前“挖空心思编就”的呢？《红楼梦》第八回中从莺儿的口中作了明确的交待：

“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和我的是一对儿。’（按：指宝玉通灵宝玉上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二句。）莺儿笑道：‘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宝钗不等他说完，便嗔着：‘不去倒茶！’一面又问宝玉从哪里来。”

因此，我们知道了，“编就”金锁及讖语的人，不是薛家母女，而是曾在青埂峰下把“石头”带到人间的那个癞头和尚。这是洪广思向读者公开的撒谎。

薛宝钗是否把金锁当“广告”，“到处招摇”呢？据我们所见到的《红楼梦》，根本没有这样的情节，这也是洪广思的造谣。我们所看到的，是宝钗被宝玉纠缠不停的情况下，才被迫把自己的金锁给宝玉看的。

《红楼梦》第八回是这样写的，当宝钗看过了宝玉的通灵宝玉，并把“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之后，“莺儿也嘻嘻的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象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钗听了，忙笑道：‘你别听他的话，没有什么字。’宝玉央及道：‘好姐姐，你怎么瞧我的呢！’宝钗被缠不过，因说道：‘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錾上了，所以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

我们看看，世界上有这样故意隐而不露的“广告”吗？有这样忠实地说明金锁来历的骗子吗？为了达到自己“评红”的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洪广思，才是公开欺骗读者的极不高明的骗子。

薛家母女进京住进了荣国府之后，尽管宝玉与宝钗有密切的来往，在对待宝玉的婚事上，不仅薛家母女没有争夺“宝二奶奶

的宝座”的阴谋，薛姨妈还对宝钗说过，主张宝玉与黛玉结合。五十七回有这样的记载：

“我想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老太太断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给他，岂不四角俱全？”

薛姨妈的话是不是言不由衷呢？不是的。关于宝钗的婚事，入京的目的是为了应选妃嫔，走贾元春的道路。此时并无应选碰壁的消息，她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而去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呢？至于宝钗自己呢？宝钗对宝玉不是没有好感的，甚至可以说不是没有爱情的萌芽。而黛玉呢？对黛玉与宝钗之间，他也是有过踌躇的，他往往“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薛宝钗不是天神，她是有血有肉的少女，在大观园那个环境里，评论家既容许林黛玉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去爱贾宝玉，为什么不容许薛宝钗违碍封建礼教对贾宝玉发生好感甚至于产生爱情的萌芽呢？由于薛宝钗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较深的贵族淑女，她对自己感情是克制的，她从来不敢比较明确地或者曲折地表达对贾宝玉的爱情。当她的哥哥识破了薛宝钗的内心说了这样几句有关金玉姻缘的事：

“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妈和我说过，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才可配。”为了这句话，把薛宝钗气坏了，使她回到屋里“哭了一整夜”，第二天见了母亲又哭了一场。在封建礼教面前，薛蟠的话她认为有伤她的廉耻，使她感到自己受了“满腹的委屈”，因而使她气愤与痛哭。这是符合薛宝钗的性格的。薛宝钗是一个很机灵的人，凭着黛玉在贾母面前的特殊地位，贾府中的上上下下，谁都认为将来宝黛的结合是毫无疑问的了。对于宝黛二人的关系，她采取了一种局外人的态度。我们从《红楼梦》中是找不到薛宝钗以情敌的态度，处处监视或陷害林黛玉的事实的。恰恰相反，薛宝钗倒是非常关心体贴黛玉

玉的。比如在第四十二回中黛玉在一次行酒令时，失口说了几句《牡丹亭》、《西厢记》中的诗句，宝钗从封建礼教的观点出发，衷心地进行劝导，使“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二十八回宝钗看见黛玉蹬着门槛子，怕黛玉受了凉，宝钗说：“你又禁不得风，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宝钗与黛玉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第四十五回，曹雪芹又专门写了“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黛玉感到宝钗“竟比他人好十倍”。这就是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与薛宝钗之间的关系。那种流毒很广的薛宝钗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的说法，完全是为了适应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而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的。

人们不禁要问：薛宝钗不是终于与贾宝玉结婚了吗？是的，在第九十七回中是写了“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薛宝钗是含着眼泪结婚了。我们知道《红楼梦》一书八十回以后是程高的补作，曹雪芹的原著究竟是否写了宝玉与宝钗结合了，目前我们还是不得而知。即使根据程高本，“掉包计”的阴谋设计者，不是薛家母女，而是王熙凤。这在第九十六回中“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颦儿迷本性”中写得一清二楚的。薛宝钗把自己的命运去给一个垂危病人去“冲喜”，当时她完全是一个听人摆布的羔羊。当她的母亲接受了凤姐转告贾母的要求“给宝兄弟冲冲喜，借大妹妹的金锁压压邪气”以后，薛姨妈回家告诉了宝钗，并且说她已应允了，“薛宝钗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根据程高的补作，薛宝钗也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者，对于关系着自己命运的终身大事，她所能做到的只有“不语”和“流泪”而已。我们从第四回林黛玉与薛宝钗判词中所预示的：“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可以知道林、薛二人都是生不逢时的，薛宝钗将过着冷寞孤寂的生活结局。再看第三

十八回薛宝钗的《忆菊》诗的启示：“空篱旧圃秋无迹，冷月清霜梦有知”，薛宝钗的命运也将是一个悲寂的结局。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在曹雪芹的笔下，并没有写出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写出的是“悲金悼玉”的悲惨下场。他所揭露的不管是孤标傲世的林黛玉，还是循规蹈矩的封建淑女薛宝钗，罪恶的封建礼教，同样毁灭了他们的青春。这样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青年男女的悲剧，这就是曹雪芹的伟大，《红楼梦》的伟大。

二、薛宝钗是涂着脂粉的“禄鬼”吗？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确曾多次劝过贾宝玉，要他发奋读书，走“立身扬名”、“仕途经济”的道路。这就引起了贾宝玉的反感，说薛宝钗“好好的一个清白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其实挨过贾宝玉这种批评的人，不止薛宝钗一人，当史湘云劝他走“仕途经济”的道路时，贾宝玉也是以类似的话进行反批评的。在“四人帮”评红热中，某些人抓住贾宝玉的话，在薛宝钗身上大做文章，说薛宝钗是“穿着女装的贾政，涂着脂粉的禄鬼”。有的人并进而论证薛宝钗“充满着勃勃的政治野心”，主要的罪证就是第七十四回中薛宝钗的《临江仙·柳絮》一词。原词是这样的：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薛宝钗怎样写这首词，她是作了一点解释的。她觉得黛玉的《唐多令》和薛宝钗的《西江月》，如“众人”所“感叹”的“太作悲了”。当大家称赞薛宝钗的词写得“声调悲壮”时，她

有不同的看法。她说：“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的东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当大家看过宝钗的词以后，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自然这首为尊。”

我们某些评论家，为了给薛宝钗扣上“反革命策略”、“两面派的形象”、“极端残忍与反动思想”、“充满着勃勃的政治野心”等等帽子，他们又把这首词歪曲到了多么荒诞的地步呢？

“在封建社会里，千千万万的妇女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她们的命运只能‘随逝水’、‘委芳尘’，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薛宝钗却闭眼否认，说是‘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她硬说封建主义的四权和婚姻制度是合理的，使妇女得以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并颂之曰‘卷得均匀’。”

薛宝钗诸人明明白白咏的是“柳絮”，我们的评论家却说薛宝钗在咏妇女、咏婚姻制度。习惯于阴谋文艺、影射史学的人，自然不管见到了什么都会杯弓蛇影的。从这股逆流中学来的手段，似乎没有必要再作过多的驳斥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二句，也是许多批判薛宝钗者经常引用的“罪证”。这里我们见到的是薛宝钗有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那是实在的，至于说她是“借助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好风’，直上‘青云’”，是有“暗斗”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无稽之谈了。

我们可以平心静气的讨论，薛宝钗，一个十八世纪的女孩子，主张贾宝玉走“立身扬名”、“仕途经济”的道路，究竟有多大的“罪过”呢？我们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薛宝钗，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还有人象薛宝钗那样，一味鼓励别人走“立身扬名”、“仕途经济”的道路，那当然是错误的。可惜薛宝钗不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妇女而是十八世纪作家笔下的一个身受封建文化教养的女性，薛宝钗所指出的道路，是中国封建社会广大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一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杰出的

文学家，他们也这么说过，有的人也这样做了，对于这样的作家难道也要用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他们“批倒批臭”，或者说他们是什么“反面人物”吗？

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吧：隋末唐初的王绩，他早年也有过“觅封侯”的愿望，后来他不仅对隋朝不满，对李唐新政权也没有好感，加上他又接受了老庄思想，于是一心要皈依自然，归隐东皋。我们是不是也要说他早年是“禄鬼”呢？他的侄孙王勃，史称“初唐四杰”之首。杨炯说他“幼有钩衡之略，独负舟航之用”，他确实很想经世济民，而且也参加过朝廷幽素科的考试。唐高宗游泰山，他还写过《宸游东岳颂》来加以歌颂。按这个说法，他就更是“国贼禄鬼”了。大家最熟悉的、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李白，他一生都主张积极用世，把建功立业放在首位。他也说过：“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不加分析地把他大加“批判”呢？至于杜甫他更主张“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也参加过进士考试，落选了，还用“暂蹶霜蹄未为失”来安慰自己，那不更是“反动透顶”了？用这样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古典文学作品，那么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将都是一片漆黑。

贾宝玉在十八世纪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自然是一个新人的艺术典型，但他也并不是那么“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所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他反对做官，反对参加科举考试，这是由于他看透了那个腐朽的封建社会，他愤世嫉俗，厌恶那些官场人物，因而对薛宝钗、史湘云说出了那番话的。如果我们因此就不分青红皂白，认为在封建王朝，凡是做官的，凡是主张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是坏蛋，都是“反面人物”，那就更是愚蠢可笑了，这哪里有点马列主义的气味呢？

对于古人的“立身扬名”、“仕途经济”我们也是要具体分

析的。对于那种沽名钓誉之徒，古人也是反对的。但是象岑参那样主张“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正英雄一丈夫”，愿为祖国而献身边疆，希望建功立业，那就是无可厚非的了。就是在我们今天，一个人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人民给他以荣誉，对于这样的“名”，难道也应一概加以反对吗？“仕途经济”也要看他的目的与“经世济民”的具体内容。象李白所怀抱的“济苍生”，“安黎元”，“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如果真正做到了，我们决不能象贾宝玉那样，一律斥之为“国贼禄鬼”的。象薛宝钗这样一个足不出闺门的少女，她既没提出过任何政治主张，更没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成天价在大观园里猜谜、吟诗，仅仅说过几句劝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话，她同“禄鬼”能沾得上边吗？

三、薛宝钗是“极端虚伪”和“冷酷无情”的人吗？

某些小说史、文学史，在谈到薛宝钗的性格时，多说她“虚伪”、“会做人”，厉害一点的，说她的“这种虚伪甚至发展到冷酷无情的地步”。到了“四人帮”评红热，就更加逐步升级了，有的人说她“力图用‘端庄贤淑’的虚伪的贵族闺范的外衣，博取贾氏家族统治者的好感，以达到她直上‘青云’的功利主义的目的。”更有人说，“薛宝钗的虚伪是和政治野心相结合的”，“‘装愚守拙’来源于孔老二的屈伸之道”，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反革命策略”。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否有“政治野心”，是否从事过“反革命”活动，这种无中生有的编造，凡读过《红楼梦》的人心里都很明白，不在这里再加驳斥了。我们要讨论的是薛宝钗这个艺术形象是否“极端虚伪”，是否“冷酷无情”的问题。

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不仅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一个什么“反面人物”，也不是如某些人批评曹雪芹的，“塑造人物时倾

向性不够鲜明”，“作者对她的态度，主要是贬”，“一面贬，一面又有所同情和保留”。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作为《红楼梦》的主要人物之一，性格确是比较复杂的。同描写其他人物一样，既写出了她的优点，也写出了她的缺点，他写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封建淑女的典型。他写别的人物也是如此，他既写出了贾宝玉是一个与世俗贵公子不同的新人，也写了他沾染了贵公子生活上见不得阳光的一面。对于薛宝钗的倾向性，作者是很明显的。曹雪芹对这个人物是赞美的，歌颂的，同情的，他是既“悲金”又“悼玉”的。翻开《红楼梦》第一页，作者就说：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这里的裙钗自然是包括了薛宝钗这个主要人物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红楼梦十二曲》，是作者对人物性格的总的概括与评价。曹雪芹把十二金钗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林黛玉与薛宝钗写在一个判词中：“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他认为薛宝钗“可叹”，林黛玉“堪怜”在十二支曲中，也是林、薛并提的。在《终身误》中，他说：“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里他称赞了薛宝钗是一个洁身自爱、品德高尚如同雪花一样透明纯洁的人。

曹雪芹在一些具体的章回中又是怎样描写薛宝钗的呢？

在第四回中薛宝钗一出场，作者就把她描述成为一个聪明、美丽、孝顺的少女形象：

“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是一母所生的姐妹，今年方五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当他父亲在世，极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读书为念，只

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代劳。”（程高本）

这里顺便要提一句的是，“孝”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应该批判地继承，不能象在所谓“批林批孔”时期那样，全盘予以否定。“愚忠”、“愚孝”当然应该批判，但是象赡养父母，父母有忧伤时进行安慰，担当一些家务，尽可能地为父母分忧代劳，那还是应该的。

第五回写宝钗时，把她与黛玉进行比较，说她的性格比黛玉更胜一筹。通行的程高本与脂京本各有异文，一并对照如下：

“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脂京本无“如今”二字），年纪虽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丽（脂京本作“丰美”）人人都说黛玉所不及（脂京本作“人多谓”），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脂京本作“而且”），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那些小丫头们，（脂京本作“就是那些丫头们”），亦多喜与宝钗亲近（脂京本作“去玩”）。

有些评论家说她的“虚伪”，完全是为了“博取贾氏家族统治者的好感”，说她的处世哲学是“用以欺骗和镇压奴隶们的”，可在这第五回中，那些小丫头们之所以喜欢她，是因为“行为豁达”，她不“孤高自许”，不“目无下尘”，所以才“大得下人之心”。如果她是那么“极端虚伪”，而且又是一个那么“冷酷无情”的人，那么贾府的丫头们不都全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愚人”了吗？

曹雪芹在刻画这个人物时，还通过一些细节的描写，表现了薛宝钗有着关心人、帮助人的优良品德。除了前面所引的第二十八回中她对林黛玉的无微不至的关心而外，在第三十二回中，她还很关心湘云、体贴湘云，她代替湘云做袭人所要求湘云所做的针线活，程高本是这样具体描写的（脂本系统的本子也基本相同）：

“宝钗因问：‘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袭人笑道：‘才说了会子闲话儿，又瞧了会子我前日粘的鞋帮子，明日还求他做去呢！’宝钗听这话，便两边回头，看无人来往，笑道：‘你这个明白人，怎么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我近来看云姑娘的神情儿，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儿的东西都是他们娘儿们动手。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和我说话儿，见没人在眼前，他就说家里累得慌？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他就连眼圈儿都红了，嘴里含含糊糊，待说不待说的。看他的形景儿，自然从小儿没了父母是苦的。我看见他也不觉得伤起心来。

当袭人听了说自己糊涂，不应去求湘云，但自己又忙不过时，书中写道：“宝钗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就是了。’袭人笑道：‘当真的？这可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亲自过来’”。

由于宝钗这样关心、体贴别人，在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曾这样称赞宝钗、热爱宝钗：“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有一个比宝钗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不妨碍的！’说着，眼圈儿就红了。”

我们总不能说湘云也受了欺骗，或者说宝钗在湘云面前也盘算着什么直上“青云”的“功利主义”的阴谋。

薛宝钗性格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她穿戴、打扮上的朴素平淡。她有自己的审美观，她反对奢华，她不以艳丽为美，而是以淡雅、大方为美。第八回是这样刻画她的外表的：她身上穿的衣服“一色儿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见奢华，惟觉淡雅。”宝玉闻到宝钗身上有一阵阵的香气，以为她的衣服有什么异香熏过。宝钗说：“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裳，为什么熏他？”曹雪芹除了